

印度古佛國遊記

李俊承著



印度古佛國游記

林

新學
社
PDG

俊承先生印度古佛國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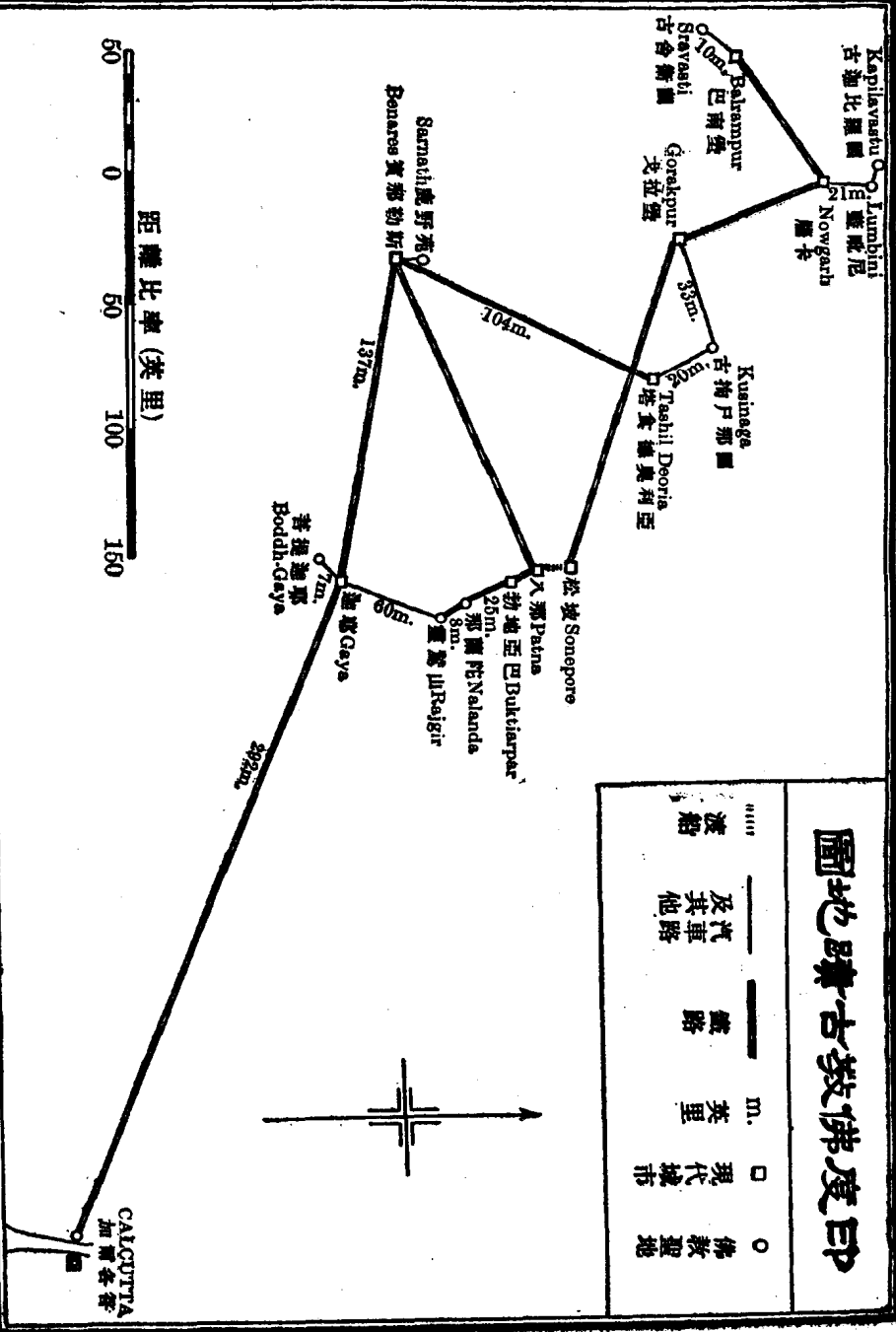
淑世仁踪

林森



印度佛教聖地地圖

- 佛教聖地
- 現代城市
- m. 英里
- 鐵路
- 汽車及其他路
- ~~~~ 波船



印度古佛國遊記自序

印度古佛國遊記爲予遊印度所著。至於遊印之舉。種因甚遠。茲略述於下。

初有我國北平法源寺道階法師三遊印度參謁聖蹟，獲知波羅奈鹿野苑原有支那寺一所，爲我國唐代勅建，年久失修，已歸湮沒。錫蘭居士達摩向師勸請中興，印度詩哲泰戈爾亦爲文慨嘆。法師因與高劍父、丘菽園、莊篤明、僧轉道、僧瑞于諸人發起重建，惜尙未就緒，而法師已圓寂。幸法嗣德玉師克紹遺志，繼續奔走，民國二十五年戴傳賢院長經星時，允捐國幣二千元，栢城佛學院亦捐三千盧比，後延擱許久未能集事。予乃獨任建寺之資，認捐叻幣三萬元。（今已超過此數，予擔任買地建築及造佛像三者，至前此所捐二條，將來收到時，可增添他項。）越年春，予卽送德玉演本二師赴鹿野苑，起手購地建築。得譚云山、丘慶昌二先生之助力，至去年末諸事已就緒，予乃於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赴印主持奠基禮，復乘便參謁各處聖蹟，至三月八日方回星加坡，歸後因著此記。

予之建築此寺，蓋有可得而言者，略陳於次。

（一）發揚佛教之精神：今日世界之弊害，莫過於偏重物質而漠視精神。小而個人

之一生活動，大而國家世界之經營發展，莫不逐逐於可見之物質，至於精神方面，如社會制度哲學倫理等爲人對人之原理者，則爲今日所不置論。不知精神爲物質之主宰，精神不高，而物質獨盛，不唯非福，且反有禍。今日世界有高度之物質文明，而世人乃日日危懼，恐戰禍之爆發，此其故卽由物質高而精神低也。又如個人亦有物質充盛而終不能快樂者，亦由不能注重其精神也。物質之注重固不可厚非，然而精神方面亦宜兼重。今之世人競偏重物質，故應提高其精神，以救其弊。提高精神之道不一，願如佛陀之教理固專以教人修養精神，敝屣物質者，其收效自必甚宏也。且佛教以不重物質之故遂進而使人不爭，養成和平態度，此尤足爲今世之良藥。當昔佛教盛時，印度外少國家相攻伐之禍，而內無人民相仇殺之患，歷代名王以信佛而蠲血刃，使印度無數異種人民，得免相傾滅之慘。僧侶以修養及學問爲社會之表率，富貴之家則競以濟衆爲職志。此種社會在物質文化固不高，然其時人民乃甚康樂，無他，其精神高也。至此種精神則全爲佛教之特點，可見佛教精神之有益於世，卽今日亦尙有需於此也。

(二)聯絡中印之民族感情：我國與印度同爲亞洲之古國，且壤土相接，交通漸繁。我國素以睦隣爲外交方針，對於印度尤宜講求聯絡之道。茲謹述其理由如下：

(1)由歷史上之關係言之：我國與印度之交通甚早。當周代，燕昭王七年，沐胥國遣比丘尸羅來朝，緣當時我國帝王無信佛之思想，遂漠然置之。迨漢武帝時，張騫因通使西域（即新疆及中亞）而始知有身毒國，且識印竹杖、蜀布（即今四川之土產），曾輸出於身毒。所謂身毒即印度也。雖當時欲經由四川以通印度之舉，終於失敗，然此不過政治軍事上之失敗，若民間貿易必仍繼續也。逮至東漢明帝永平七年，乃正式遣使蔡愔、王遵、秦景等十三人，赴天竺（身毒之轉名）求佛經，遂得佛經四十二章，并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至中國。是時有識之士，多請願出家，帝乃勅建十寺，城外七寺，安僧，城內三寺，安尼，並許其宗室陽城侯劉峻出家爲僧，此爲中國最早出家爲僧之第一人。其後洛陽女阿潘乃祝髮爲尼，此爲中國最早出家爲尼之第一人，何充特捨宅居之。足證佛教初傳我國時，若非宿根深厚之親貴淑媛，何肯皈依。自東漢迨及晉六朝，佛教乃集大成於中國。一爲北方之傳，由北印度、東經、土耳其、古斯坦而入中國者也。一爲南方之傳，由印度南部、錫蘭、緬甸、蘇門答拉、爪亞、暹羅、安南而入中國者也。印度學者入中國長住，習漢文、譯經者頗有其人。在東晉六朝時代，印度僧入中國，如羅什、覺賢，曇無讖、功德賢、功德鎧最著者也。及梁則有菩提達摩泛海入廣州，後住嵩山，少林寺爲禪宗一祖。至唐則有實義、難陀、善無畏

金剛智不空由南天竺入中國者。又如竺氏原爲印度國人，後卽永居中國。（通志氏族略云竺氏本天竺胡人，後漢歸中國而稱竺氏）其間我國高僧亦多有不避險阻西行求法者，如法顯法師，至今爲彼邦所稱道，其所著佛國記且爲研究印度古史之要籍。逮乎有唐，則國威遠震，及於佛國，印度之亂，爲我使者代爲平定。而玄奘法師遍遊印度，留學那爛陀寺，傳習彼邦佛學，如瑜伽唯識，宣揚我國文化，事業之宏擴，名譽之遠播，尤屬振古鑠今。其後尙有義淨遊印度後，寄留南洋羣島，返國頗多著述。及宋代有繼業道圓諸師赴印，遊蹤相繼不絕。宋末以來，印度之佛教衰微，中土遊印者始絕迹。然而佛教北出於中亞，及南傳於錫蘭南洋者，皆流入我國，蔚爲巨觀，而成爲我國文化之一部分。印度原有「五明」之學，曰內明，聲明，因明，醫藥明，工巧明，亦多有傳入我國者。（按五明見特地經菩薩品）所謂內明者，卽佛學本教對外教而言，故稱內，且佛學乃一種心性之理，故云內。聲明者，卽訓詁，語言句韻，如翻譯之十二聲，十八聲，及華嚴字母之轉。中國自六朝以後，音韻之學大進，如反切之法，及韻母發明，其他文學上，有聲律鏗鏘近體詩，駢體文，種種產生。而佛教徒之能詩，代不乏人，此皆受印度聲明之學所灌輸也。因明者，卽破似立真之哲理，在佛以前足目派下尼夜耶之一種學說，釋迦闢外道，不廢因明，亦猶孟荀不廢墨經。及佛滅度千餘年

後，南天竺、晏達羅國、陳那尊者，重翻爲因明立正理論，以宗因喻三支立說，用現量，比量，破似，立真，當今泰西有一種邏輯論，近是我國傳自玄奘，承於窺基上人，爲法相宗之佐證。醫藥明者，卽方藥醫治疾病，爲佛門慈悲救人之道，佛在世時，摩揭陀國，頻婆娑羅王之子，無畏，生庶子名著婆，大精醫學，爲印度醫學之巨擘，後皈依佛爲優婆塞，在靈山傳授醫術，諸弟子頗有心得。晉唐間印度醫士入中國甚衆，他如天台摩訶止觀法，內有調養身心却病之道，堪作醫理之明證。餘如少林之跌打療治，針灸手術，世傳清乾隆時，蘇州名醫葉天士之方脈，得自某僧，無非佛門苗裔也。工巧明者，爲歷數，算法，及美術，藝術，種種設施之技能，書寫，圖繪，雕刻，建築，無所不攝。我國佛教徒中，古如北宋洪覺範畫竹，後五代釋貫休畫佛像，僧巨然畫山水，唐懷素智永工書法，六祖弟子之捏塑，至近代石濤，大汕，竹禪各精丹青，沒骨之筆，雖非取法印度，皆由印度佛學之工巧遠契而成。此五種學問，今皆融合於我國文化之內。此外建築，陶鑄，音樂等之傳入我國，亦甚彰明，我國到處皆有之石刻浮屠，銅鑄佛像，卽可爲其表證也。同時我國文化之流傳印度者，雖史鮮記載，然由今日之印度文化觀之，同於我者甚多，可見有互相交換之學識也。夫以緊密毗隣之兩最古國家，在過去兩千年來於文化上之相互影響如此之深切，而其民族關係又如此親睦，此在歷史上實爲可

貴之事。在今日其可不思如何互相聯絡，講求親善，以期攜手並進於將來之美滿文明世界乎。

(2) 由今日之情勢言之：東方之弱小民族，以印度人口爲最多，土地爲最大，故最爲我所當聯絡。以我國四萬五千萬之衆，加以印度之三萬四千萬，卽約達八萬萬，等於全世界人口之一半。今日印度雖貧弱，然我不應抱勢利眼光而漠視此有互相引導之好隣居也。且我國此次因環境關係，改以西部爲繁盛區，借緬甸爲出海口，與印度之距離，驟形逼近。緬甸今爲印度帝國之一省，故我國與印度之關係亦因而密切。講求聯絡文化之道，更爲急不容緩矣。

(3) 由將來之大勢言之：印度今日方在逐漸進步之中，他日必能成一文明之國。彼既與我接壤，將來接觸頻繁，如二國能和睦合作，我國之對外關係已可保障一半之和平。爲培植將來兩國之和平關係，必須於今日種其和平之根。故今日聯絡感情之舉，確有必需也。且也，兩國皆地大物博，而交通既漸趨便利，將來國際貿易上大可互做買賣。貿易雖屬利害關係，然亦宜有良好之感情以爲之助。故由將來大勢觀之，在今日而講求聯絡兩民族之感情亦非太早計也。

由上三者觀之，我國與印度之應聯絡固矣。然而聯絡之法究應如何進行乎。政治方式之聯絡，自然爲必需之舉，然此外亦當有別項聯絡以輔之，方能完滿。愚意印度爲佛教發源之地，雖佛教之在印度久已凌夷，然據印人自言，印度人今雖多屬印度教徒，然而仍兼拜佛，而佛教之教義，亦仍保存於印度教之中。泰戈爾先生於一九二四年遊我國時，曾言「印度教在其自由發展中，已融合佛教在內，故佛教存於整個之現代印度教人中。」（見陳友生印度新志譯印人 Krish Mohan Sen 文）今之印度人仍以佛教之發生於其地爲榮，故凡見外人之赴印度參觀佛教遺蹟者甚表歡迎。東方諸佛教國如緬甸、日本，均曾造寺於印度，並資助印度之新興佛教會，此於印度人之感情上必有影響可知也。我國唐宋二代朝廷均曾派員赴印度造寺，此除佛教信仰而外亦必有親善作用也。故今日欲講求聯絡中印之民族感情，仍當取徑於佛教，其收效必較宏也。

（三）聯絡緬甸、暹羅、安南、尼泊爾、不丹諸國之民族感情：以上諸民族至今皆篤信佛教，常有僧俗赴印度參拜佛蹟。彼等到印度內地住宿之所，皆爲緬甸寺、印度寺，或他寺。彼等不見我國有寺在彼處，相形之下，自然在感情上顯有軒輊。若使彼等受他寺招待，則對我之感情恐更有疏矣。若使我國亦有寺以招待此等國人，自然亦可使彼等有好感也。

故爲聯絡諸佛教國，亦有在印度造一中華寺之必要也。

(四)促成西藏人之內向：西藏喇嘛教亦佛教之一支，而其喇嘛又極有權。西藏人常越喜馬拉雅山赴印度拜佛，甚得彼邦人士之優待。西藏人在印度所寄寓者，亦爲緬甸寺、印度寺、日本寺等。雖欲住中國寺亦不得其所。西藏人亦爲我國民族成分之一，且我國他族亦多佛教徒，欲使西藏人自覺爲中國人，必須以佛教爲聯絡之帶。西藏人既常到印度拜佛，如得一中華寺以爲其住宿之所，待之以同胞之誼，則其感情上與住緬甸、印度甚或他寺者，相較爲何如耶。

綜此四端，愚故認建一中華寺於印度，爲有益於國家及人類之舉。國家雖未遑及此，然愚以身爲佛教信徒，義不容辭，爰竭棉薄，成此小善。至於所獲效果是否如愚所料，則唯待他日之證明耳。

至予之作此遊記，并付剞劂，則亦有微意存焉。

(一)遊印始末，幾及兩月。日日舟車奔走，所見所聞，不乏可驚可喜之事。然而走馬看花，一瞥卽過，深虞歸後歲久易於忘懷。爰將沿途見聞，拉雜記之，並輔以照片，以助說明，聊誌個人之雲泥，并供親友之談助云耳。

(二)印度佛教發源既早，(二千五百年前)荒落亦久，(一千餘年前)故其遺跡湮沒不明，成爲史家聚訟之資。法顯玄奘所見佛跡，已多荒涼，況在今日，自然更難尋探。愚此行既費考查，復得嚮導，乃能於極短期間，經歷多處。因念同好之士，必有繼踪前往者，若告以愚所經由之路程，當亦爲一大方便事，茲編之刊印亦爲此也。

(三)印度古爲佛教國，故佛教遺跡卽爲歷史遺跡。佛教遺跡多在恆河流域，而恆河流域亦卽世界文化發源地之一也。詳言之如靈鷲山，卽爲古印度大邦摩揭陀國之都會王舍城接近地。鹿野苑爲孔雀朝印度古文化之中心，八那爲孔雀朝之國都，那蘭陀爲笈多朝之學術淵藪。孔雀朝阿育王爲世界史上之有數名王，其所建造之十三岩石柱石塔有歷史性，亦有宗教性。但此等佛教古建築物，如寺石柱，率堵波（卽塔）等，皆已於千年前因外教侵入而破壞，塵埋土掩，林莽叢生者久之。西歷千九百八十七年浮來博士曾往印度搜羅佛跡，近數十年來，亦由印度政府特設考古部，派員四處探尋遺跡，從事發掘，於是古代遺跡乃復見於世。其小件古物，則設博物館以保存而陳列之。此項隱而復現之古跡古物，尤足爲歷史上之印證，故歷史家甚重視之。惜此項古跡古物之攝影刊印者尙少，愚故廣爲拍攝，加入本書，以供歷史家之參證，其於學術或不無小補也。

(四)宗教上常附帶有優美之藝術，印度之佛教亦然。印度藝術除原有者外，因希臘阿歷山大王侵入影響，希臘藝術從而輸入，如阿育王時代之石柱石欄，皆有西洋美化。阿育王石柱係孤立之石柱，其高達數丈，柱頭雕刻獅子等動物，極為生動精美。柱身則刻有勅文，全體磨治極平滑，為世界文化史上之名貴美術品。迨至大月氏滅西北兩印度，建健陀羅朝(Gandhara)復運用希臘藝術以雕刻佛教事跡，因而發生「希臘佛教派」(Greco-Buddhist School)之藝術。至於笈多朝與(Gupta)（我國六朝至唐）尚廣興建築，其石刻有藤蔓形之圖案紋等，甚為美觀。凡此種種建築物之式樣，及石雕紋樣以及石或銅所製佛像人類動物像，皆甚可觀。而為藝術上之珍品。本書附有此種圖多幅，亦可以供研究美術者之參考也。

為此種種原因，愚特將此書付之剞劂，公之同好。閱者無論是否佛教徒，儘可見仁見智，若許為非自利之舉，而略有貢獻於社會，則區區之意為不虛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慧覺李俊承序於星加坡

發凡

一 本書雖爲個人遊記體裁，然着重於與宗教及史蹟有關之材料，不作無謂之鋪張描寫。

一 本書材料除個人見聞所得外，復參考中西文書籍以補足之。書籍有由友人借用者，特此申謝。

一 本書插圖頗多，欲使閱者得如目覩。其中遊印中國僧人及阿育王二幅，係印度名家所繪，重印於此以介紹於國人。徐悲鴻先生特爲愚作一像，縮印於此，增光良多。釋迦佛石像二，及那蘭陀古蹟三，因攝影不便，乃取自明信片。餘數十幅皆林惠祥先生所攝。

一 林惠祥先生素好考古及人類之學，予故請其同遊。予注意宗教，林君則究心學術。予著此遊記，林君亦有研究論文之作，可謂各有所得。

印度古佛國遊記

目次

林主席題辭

印度佛教古蹟地圖

自序

發凡

附圖 由一至八爲彩色圖以下爲單色圖

第一圖 鹿野苑石雕佛像

第二圖 鹿野苑中華寺建築圖

第三圖 徐悲鴻先生畫著者像

第四圖 靈鷲山留影

第五圖 阿育王石柱頭

第六圖 鹿野苑古今二塔

第七圖 菩提伽耶大塔上小窣堵波

第八圖 印度畫家所繪中國遊印僧人

第九圖 健陀羅時代石雕佛像

第十圖 阿育王像

第十一圖 十五圖 仰光攝影

第十六圖 二十二圖 加爾各答攝影

第二三—三六圖 鹿野苑攝影

第三七—四十圖 拘尸那攝影

第四一—四三圖 舍衛國攝影

第四四—四六圖 藍毗尼攝影

第四七—五十圖 那蘭陀攝影

第五一—五九圖 菩提伽耶攝影

第六十圖 中華佛寺大雄寶殿奠基典禮來賓攝影

本文

一月廿一日 啓程〔附印度略史及佛教沿革〕……………一

一月廿二日 抵巴生〔附中國遊印古人〕……………六

一月廿三日 抵板榔嶼〔附詩〕……………九